



天城七月

TIAN CHENG QI YUE

柴勇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城七月/柴勇著. 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05

ISBN 978-7-203-05568-X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中国分类号：I247.5

原书定价：20.00 元

内容简介

这部小说通过天城市的一个厅机关，在选拔任用处长的半个月时间里，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塑造了各种人物的各种表现和喜怒哀乐，正义和邪恶在所谓亟欲改变命运的一群人中交织展开，有正义凛然的一腔热血，也有权欲熏心的阴谋罪恶。

目 录

内容简介.....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9
第四章.....	14
第五章.....	18
第六章.....	22
第七章.....	26
第八章.....	30
第九章.....	34
第十章.....	38
第十一章.....	43
第十二章.....	47
第十三章.....	51
第十四章.....	54
第十五章.....	59
第十六章.....	64
第十七章.....	68
第十八章.....	72
第十九章.....	76
第二十章.....	82
第二十一章.....	87
第二十二章.....	92
第二十三章.....	97
第二十四章.....	101
第二十五章.....	105
第二十六章.....	109
第二十七章.....	114

第二十八章..... 117

第二十九章..... 122

第三十章..... 126

第三十一章..... 132

第三十二章..... 136

第三十三章..... 141

第三十四章..... 146

第三十五章..... 150

第三十六章..... 154

第三十七章..... 158

第三十八章..... 162

第三十九章..... 166

第四十章..... 171

第四十一章..... 175

第四十二章..... 179

第四十三章..... 182

第四十四章..... 185

第四十五章..... 189

后 记..... 193

第一章

七月的天气，说变就变。

这一天是七月十五日。

刚才还是赤日炎炎，瞬间，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倾刻间就把天城市刷洗了一遍。厅机关接送上下班的大轿车在风雨中驶过了唐槐大街，驶过了晋河大桥，雨水在车窗的玻璃上不断地流淌着，豆大的雨点打的玻璃“叭嗒叭嗒”的响。轿车内的人们顾不得车窗外的滂沱大雨，三三两两在“叽叽咕咕”地议论着什么？坐在后排的助理调研员田夏沙看到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窃窃私语，不知厅机关里有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也懒得去问别人，只是闭着眼睛听着车窗外的风声雨声。等他从接送车上下下来冒着大雨跑回家中，换了拖鞋还没有在沙发上坐稳，电话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他急忙拿起电话，一位女人银铃般的普通话甜甜地送了过来：“是田处吗？今天下午3点钟厅机关要投票选正处级领导，我想咱们关系和别人不一样，您一定要投我一票啊！”

“下午投票选正处领导？是真的吗？”田夏沙下班前接到通知，说是下午厅里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但是会议内容他并不知道，卫安竹的一个电话使他明白了会议的重要，也明白了刚才接送车上人们窃窃私语的原因。于是顺水推舟说道：“我一定投你一票，你放心好了。”说完压了电话，正要走进厨房吃饭，电话铃又急促地响了，他又急忙拿起电话，另一位女人沙哑的嗓门响了：“田处长吗？我是钱芳兰，下午开会您可要投我一票啊，谁让我们处得像兄妹一般呢。”

田夏沙早上上班走得太急，没有吃早饭，这时肚子饿得直叫，但他还是沉住气回答：“一定投你，请放心好了。”说完急忙压了电话，坐在饭桌前，田夏沙的夫人一边给他端来冒着热气的西红柿炒鸡蛋浇面条，一边不紧不慢地问他：“刚回家还没坐稳就来了两个电话，谁打的啊？”田夏沙有些可笑地说道：“单位的两个女副处长，说是下午投票选正处。咱们家的电话这下就热闹了，他们从来不来电话，在这些事上就像闪电一样突然出现了。”

正说着，屋外一道闪电映了进来，接着就是一声霹雳震耳欲聋。

田夏沙心想，厅机关每次测评提拔处级干部，都有好戏看，这一次当然不会例外。

正想着，田夏沙的夫人说：“快吃饭吧，你也是个副处，也不知道在电话上告人家一声，要互相帮助嘛！”

田夏沙苦笑着，端起饭碗拿上筷子正要把面条往嘴里拨拉，电话铃又响了，还是那么清脆，却有些刺耳了。他很不乐意地放下饭碗，走进客厅拿起电话，又传来一位女性娇柔的声音：“田处，你好，对不起，打搅了，请原谅，不好意思。我想了很久，觉得还

是应该给你去电话，我在副处岗位上主持了多年工作，这次怎么也该转正了吧。下午你要投我一票。”

田夏沙硬装着笑声说：“我，你就不用打招呼了，肯定投你一票，你赶快给别的同志打个招呼吧。”

还是那种娇柔多情充满风情的声音：“单位里一共 68 个人，我全打过电话了，现在就看你了，无论如何你要支持我啊！”

田夏沙忙回答：“一定，一定。”

“那就谢谢了，就你关键的一票了。谢谢，再谢谢，事成之后还要大谢大谢！”

田夏沙按了电话，回到饭桌上，告诉夫人说：“这个姚丽菊，平时说话气粗声音大，今天却万般娇柔。唉，我可是危难之中要显身手了。”

正说着，讨厌的电话铃又吼叫开了，田夏沙心里清楚，厅机关偶遇处级干部职位补缺，围绕着“民主推荐”和“民意测评”，立即会掀起“打招呼”“托人情”“拉选票”的风波。当然了，“电话旋风”常常会让人坐卧不安。想到这里，田夏沙干脆端起饭碗来到客厅，稳坐在电话旁的桌子前，放下饭碗，拿起电话，嘴里一面嚼着面条，一面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问：“谁呀？”

“怎么，在一个办公室坐了这么多年，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是孔然梅呀。田处，不好意思，知道你正在吃饭，因为情况紧急，一定要你支持，所以才干扰你。下午投票的事知道吧，一定投一票啊。”

“知道了，一定投你一票。”听了田夏沙的回答，对方才满意地说：“我还要给别人打电话，就到这里，不打扰了。”未了，又补充了一句：“一定投一票啊。”

“一定。”田夏沙悻悻地按了电话。

电话刚放稳，铃声又响了。田夏沙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早就不冒气了，他只好放下饭碗，又拿起了电话。

“田处吗？”

“知道了，下午一定投你一票。”田夏沙还没等对方说明原因，就把对方堵住了。

“那就谢谢了，事情办成了请你喝酒。”

放下电话，田夏沙还没弄清楚是谁的声音，讨厌的电话铃又响了。他等对方刚报了姓名，就回答道“知道了，危难之中显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不投你投谁啊。”

田夏沙的夫人走进客厅，端起那碗吃了一半早就透凉了的面条，说：“你有午睡的习惯，睡一会去吧。”

田夏沙打了个哈欠，慢慢地从沙发上起来，走进了卧室。

刚刚入睡，电话铃又急促地响了起来，这一会田夏沙极不情愿地拿起电话，对方急不可待地说话了：“田处，下午开会的事知道了吧？”

“知道了。我会投你一票的。”

这个电话是谢世奋打来的。田夏沙平常对谢世奋的一些行为有看法，两人也不多来往，谢世奋心里也清楚田夏沙对他有看法，在测评提拔干部的关键时刻，却要死皮赖脸地要求给他投票，这一下，田夏沙可真睡不着了，眼前反反复复出现着卫安竹、钱芳兰、姚丽菊和孔然梅的影子。这四位号称梅兰竹菊的四大“巾帼英雄”，终于在升官的道路上又出来拼搏了。在省城这个厅机关里，近年来出现了少有的阴盛阳衰的局面，除了这四位四十出头人到中年的女副处长外，其它几位女副处长和主任科员们都是少有的强人，她们都有自己一套顽强的巾帼不让须眉的巨大本领。在这个厅机关里发挥出了惊人的作用。

就说卫安竹吧。他和钱芳兰、姚丽菊、孔然梅三位女性本是大学的同学。上大学时，她们四位住一个宿舍，虽说钱芳兰和孔然梅来自农村山区，却得到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卫安竹和姚丽菊的帮助。那时候的她们，在这个号称天城的省会城市大学里，是出了名的学习尖子。她们学习用功，助人为乐，尤其是学好知识将来为社会做贡献的远大理想，激动了老师和同学们。卫安竹在为理想而奋斗的大学生演讲会上，还拿过大奖。这些事情是卫安竹她们刚毕业分配到这个厅后，田夏沙就听别人讲过了，短短的十几年功夫，她们在科员走向副处长的道路上，都曾发挥了惊人的能力，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还有那个谢世奋，厅机关的人大多都看不惯他那奴颜媚骨的样子，可在升官的道路上，人家却跑得飞快。

田夏沙闭目躺在床上，回想着这四位女“英雄”和谢世奋的各自才能和升官秘诀，突然门铃又急促地叫了，他懒洋洋起身开门，是裴灿花闪身进来了。

裴灿花的声音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灿烂怒放：“田处，你家里电话总是占线，我只好从楼上下来告你一声，请你下午关照一下。”

田夏沙说那是自然的，不用打招呼。裴灿花听了这话忙着要走，田夏沙问她不在坐一会，她笑着说还要给别人打招呼去。说完便开门走了，留下了满屋的香水味。田夏沙心想，梅兰竹菊刚打完电话，花草树木又要出动了。

花草树木，也是这个厅机关的女干部，她们是裴灿花、胡玉草、薛艳树、霍杏木，都是三十出头。奇怪的是，裴灿花还是个主任科员，怎么也来电话要竞选正处领导呢？田夏沙真的是摸不着头脑了，这时电话铃又响了，田夏沙干脆不理睬了，任它铃声不断地响着也不去接电话。

一会，薛艳树敲门进来了，她用手一边擦着头上的雨水，一边滔滔不绝：“田处，下午你可要投我一票啊，我现在虽说是个主任科员，可我有驾驭一个处室的绝对能力，党的干部政策里有破格提拔这一条，只要有 you 一票，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民心民意，恳求您了。”

田夏沙耐心地听完薛艳树的话，长出了一口气，说：“知道了，投你一票。”

田夏沙还给薛艳树解释说，刚才电话响的时候我在卫生间。薛艳树立即打断他的话说：“田处，不说这些了，就看下午的投票了。”说完便急忙出了门，一股幽香味又在屋内弥漫。田夏沙看了看表，时间到了两点半，风停了雨住了。接送上下班的大轿车就要来了。他急忙

擦把脸，给夫人打了声招呼，换了拖鞋，自言自语道：“这一中午烦死人了。”接着开了屋门下了楼道，在院子里又碰到了也要上班的胡玉草和霍杏木。胡玉草踩着一双尖底高跟鞋，急急走到他面前：“今天中午太忙，打了一圈电话，心说下楼上班碰到你再说，果然事随心意遇见贵人，下午的事……”

“知道了，投你一票。”田夏沙急忙接过胡玉草的话茬说道。

正说着，接送上下班的大客车开过来了，田夏沙上车后找个位置刚刚坐下，霍杏木一屁股坐到了他的身边，悄悄地说：“你可要投我一票啊。”

田夏沙用手捂着嘴唇，对着霍杏木说：“没有问题。”

说完，两个人对视一眼，都悄悄地笑了。

大轿车鸣叫一声，向厅机关驶去。

田夏沙心想、好戏就要开头了。

第二章

卫安竹这个中午可够苦的了。上午下班前，她从通知中知道今天下午要开会，开会内容她并不知道，因为是关于人事提拔的事，新来的牛厅长一再要求人事处要保密。龙走蛇窜，各有各道。卫安竹对这个通知非常敏感，凭着十几年的经验，她感到极可能是动用干部要搞民主推荐。于是，她打了一辆出租车冒雨回家。进了家门也没来得及换拖鞋，就拨通了主管她们厅的杨副省长的电话，并让杨副省长赶快给牛厅长去电话询问一下。杨副省长给卫安竹回电话说，牛厅长说下午要测评推荐干部，要选拔四位处长，还特别强调说，他已经把卫安竹的情况给牛厅长作了介绍，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正确使用，以便发挥她的工作才能。卫安竹听了非常激动，热泪盈眶地对着电话筒说：杨省长，您是我的大恩人啊，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杨副省长连忙安慰她说，别激动，千万别哭，你赶快给你们厅里的其它同志打个招呼，要争取票数。卫安竹这才破涕一笑，说声谢谢就压了电话。

卫安竹的丈夫王选金凭着妻子这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杨副省长的关照，在省城的另一个厅里当了主管后勤服务的副处长，也正在努力着正处的位置。这个家越来越显出了妻子的重要，如果没有妻子卫安竹的努力，他当不上副处长，孩子也不能上了省城的一流中学，而且还当了班长。于是他包揽了全家的家务，以便让妻子在外闯出一片辉煌。

“吃饭吧。土豆烧牛肉浇大米。”卫安竹的丈夫王选金喊到：“请卫处长入席就坐”。

卫安竹说道：“王处长先吃吧，我还要给厅里面的其它同志打个招呼，不能误了大事。”

王选金赶忙找来通讯录交给卫安竹：“卫处长，这是通讯录，你先打电话。”

卫安竹打了整整一个中午的电话，打得浑身乏困，口干舌燥。好在上班前终于给厅里面除了牛厅长以外的 67 名副厅长、处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还有科员们统统都说了一遍，这才放下电话，揉着拨动电话劳累发痛的手指头，对王选金说：“王处长，快给我端碗水喝。”

王选金早就凉好了一杯水，早就放到了卫安竹打电话的茶桌上，由于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卫安竹根本就没有看见这杯水。于是，他赶快走上前去，在卫安竹的眼皮底下端起这杯水，递到卫安竹的手里说：“卫处长，快喝。”

卫安竹端起水杯咕嘟咕嘟喝了个精光。这时候电话响了，卫安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茶杯也来不及放下，就用另一只手慌忙拿起电话：“喂，谁呀”。

“卫处长妈妈，明早学校开家长会。”原来是上中学的女儿来的电话，卫安竹长长地出了口粗气，说：“让你爸爸王处长参加会议，王班长不会有意见吧。”

“同意妈妈卫处长的意见，请王处长爸爸准时到会。”

厅机关的人常说卫安竹的家庭是革命家庭。她们家庭内部有个不是规定的规定，见面都

要喊官衔，那才叫有身份、有地位、有面子、有成就感。这样能激励全家共同进步。尽管卫安竹和王选金在呼唤对方时，全都把那个讨厌的副字去掉了。卫安竹曾多次在家中丈夫和女儿讲过：现在你们喊我卫处长，以后就要喊卫厅长。

说起卫安竹在家庭中实行头衔称呼制，还有一段不能不说的故事。

这里又要说说梅兰竹菊了。四个人同时分配到一个单位，四个人同时都在努力工作，四个人都是那么安分守己本本分分，四个人都得到厅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四个人都曾被评优秀公务员。事情却出乎预料地发生了变化。五年前，貌不惊人不出众的钱芳兰突然从副主任科员的职位上脱颖而出，一夜之间变成了副处长，而且分管着卫安竹。为这事，卫安竹气得整整三天三夜睡不着觉，你凭什么当副处长，你凭什么对我指手划脚，你凭什么来领导我。难道我卫安竹的脸蛋不如你，难道我卫安竹的能力不如你。于是她的脾气变得暴躁，在家里摔锅砸碗，哭喊连天。王选金看到妻子快要发疯的样子，就心平气和地对她说：“安竹，你要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要挺起胸膛找条自己的道路。”

卫安竹还是大喊大叫：“谁让你没有本事，到如今还是个后勤部门的勤杂工，嫁给你倒了八辈子的霉。”

王选金还真能沉住气，他一个劲地劝着卫安竹：“咱们家你是重点保护对象，你是国家干部，你完全有能力上处长、厅长。面对暂时的挫折，你要了解钱芳兰是如何上去的，然后再制定自己的一套计划，后来者居上啊。”

听着王选金甜甜的话语，卫安竹一下子扑到他怀里哭了，她低声说：“当初我嫁你，就因为我是个大龄青年，你虽然是个勤杂工，人长得帅又机灵，能说会道，知道体贴人。以后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咱们要想方设法把你也拉进领导队伍。比一比谁能早日当上领导，谁当了领导我们都要尊重这个来之不易的头衔，在家中也要喊官衔，以激励共同进步。”

“是啊，在厅机关工作，不当领导没有头衔，脸上没有光彩，别人看不起，在社会上和家庭中都会没有地位的。头衔是身份的象征啊。”王选金深有感触地说道，社会上不是流传着官场是一棵大树的说法吗。官场上的人其实都在拼命地往大树上拔，拔不上去的人往下一看全是笑脸，没拔上去的人往上一看全是屁股。官场上，谁都愿意看到笑脸不愿看到屁股。

后来，卫安竹真的打起精神，到处打听钱芳兰升官的秘密。原来，钱芳兰虽然来自农村到省城读了几年大学，到这个厅机关工作了近十年，眼界开阔了，视野变大了，对官场上的一套早有所闻，他先是试着给原来的朱厅长送点礼品，以后又开始送现钱。她曾给人说过：钱到位官才能到位。至于钱芳兰是如何给朱厅长送钱，又送了多少钱，还送过什么，卫安竹就打探不出来了，对于钱芳兰送钱的一些具体细节她就更不知道了。

“你送你的，我送我的。”卫安竹下了决心，你送的是钱，我送什么你就知道了。

卫安竹到底要送啥，谁也不知道。她从厅机关打探了多少次钱芳兰送钱当官的事，就是打探不出来。这件事还是田夏沙悄悄给她说的。

田夏沙是个正派人，敢说敢干直言不讳，是这个厅机关公认的有作为的人，就是因为他的嘴不太牢，总把领导一些不应该告诉人的事告诉别人，慢慢地就遭到了冷落，特别让厅领导气愤的是，他在公开场合给朱厅长提意见，使原任厅长朱吾德对其非常讨厌，先是打发他到一个山区小县扶贫去，然后又趁机构改革的机会免了他的副处长职务。田夏沙很不服气，到处告状讨要说法，为了堵住他那张讨厌的嘴拴住那一双总是找省委找省政府跑来跑去的腿，朱吾德就给他恢复了一个助理调研员的职务，虽然不是实职，但也算个副处待遇，就像孙悟空当上了弼马温，先拴住你再说。田夏沙有了这个职务后，也真的不说委屈了不诉冤枉了不找上级领导了。江山易变，本性难移。田夏沙对那些看不惯的事情，时常还是议论几句，钱芳兰给朱吾德送钱的事，就是他告诉卫安竹的。原来卫安竹、钱芳兰、姚丽菊和孔然梅这四位号称梅兰竹菊的人物毕业分配到这个厅机关时，田夏沙就当上副处长了，钱芳兰和田夏沙在一个处室工作，还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办公桌面对面，整天除了工作就是拉闲话讲笑话。一天钱芳兰开玩笑地问他：“田处长，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熬个副处长啊。”

“容易，容易。有钱能叫鬼推磨，你姓钱就用钱开路嘛。”田夏沙信口开河，自以为是。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朱厅长能收钱吗？”钱芳兰问得很认真。

“哪个人不爱钱？”田夏沙反问一句后又接着说：“你先送点小礼品，过年过节打点打点，摸摸行情，探探路子，然后狠心下赌注，事在人为嘛。”田夏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事后，钱芳兰真的把这当成一门学问，研究并实行了，三年以后她就顺利地光荣地走上了领导岗位，和当了八年的副处长田夏沙平起平坐了。后来，由于田夏沙给朱吾德厅长提意见，又被免了职务，再后来，田夏沙每天到处告状，才给了个助理调研员，由钱芳兰副处长领导他的工作。当田夏沙恭恭敬敬地询问她送了多少钱买了这个宝座时，钱芳兰因为田夏沙有知遇之恩，指引她大踏步地跨上了领导行列，对田夏沙还是很信任的。就告诉他平常小钱不断，过年过节大钱拜年，关键时刻甩出五位数的钱炸弹。这几年来，钱芳兰把自己和丈夫韩宝宝每月的工资除过生活必需用的费用外全送出去了，她家中的电视机还是借钱买来的。朱吾德有一年春节去她家，看到她生活确实困难，曾把她叫到办公室要给他退一些钱。她眼睛也不眨，抬头挺胸就像当年的刘胡兰一样面对铡刀大义凛然：“退钱不要，只要进步。”朱吾德一听这话，就答应以后有机会就给她转为正处长。

田夏沙知道这件事后心里很不舒服，八年的副处长混来混去混了个助理调研员，如今还被原来的下级领导着，心里就窝一肚子的火。答应过替钱芳兰永远保守秘密，决不当叛徒出卖同志，所以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到处游说宣传。一天下班前，卫安竹一溜风进了她的办公室，先是替他鸣不平说他由副处混成了助理调研员，如今让一个没有本事的原来的下級管理着，真是太不公平了。田夏沙经不起人激，又想到了他的心痛处。一时冲动就将钱芳兰给朱吾德送钱的事说出去了。

卫安竹从田夏沙嘴里掏出了钱芳兰这些秘密后，也开始了自己的一套计划，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在钱芳兰提拔后的第二年，她也光荣地走进了领导者的队伍，见了同学朋友眉开眼笑，总是说自己也进步了。

这一次副处进正处，卫安竹感到有些阻力，但他凭着这几年和省里的几位领导的关系，又顿时充满了信心。这一次朱吾德厅长早就卸任了，马道远厅长上个月也光荣地进了省人大，新来的牛得田厅长估计对她由副转正的事没什么问题，因为牛厅长刚上任的时候，杨副省长就给他打了招呼。

上班时间到了，准确地说，离下午投票的时间还有半小时。卫安竹淡淡地化妆打扮了一番，对王选金说：“王处长，下午早回来做饭，多炒两个菜，庆祝我大获全胜。”

王选金微笑着说：“请卫处长放心。”然后开了屋门，把卫安竹送出门外。

卫安竹带把雨伞下了楼梯，迅速走上街道，迅速打了一辆出租坐了进去。

“钱芳兰、姚丽菊、孔然梅，这次我卫安竹一定能胜过你们，我一定让你们三人目瞪口呆。梅兰竹菊，竹子当然是窜的最快最高的了。”卫安竹心里一边说着，一边指挥着司机将车开进了投票的会议室前。这时候，钱芳兰、姚丽菊、孔然梅正和厅里其他同志向会议室走去。卫安竹笑着走上前去，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和他们东拉西扯走进会议室。

第三章

俗话说：女人四十豆腐渣。这个厅机关的梅兰竹菊四位女性，都过了四十岁，虽然都变得不如从前年轻有朝气。升迁的欲望却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朝气蓬勃。秋天的花朵更加傲然怒放。

卫安竹苦了一中午，忙碌的连午饭也没吃，午觉也没睡。丈夫王选金也连累的陪了一中午，头昏脑涨，昏昏欲睡。姚丽菊这个中午也苦坏了，同样打了一中午电话，在电话里又是应求又是哭诉，诉说自己的委屈，好象这次当不上处长就要跳楼上吊非要拼一个你死我活不可。

姚丽菊是个直性子，快人快语，敢说敢闹，闹的丈夫彭石头也要和她离婚。这一段本来就烦透了的姚丽菊，中午接到卫安竹、钱芳兰和孔然梅等十几个副处级领导的电话和发来的手机短信息，这才得知下午要投票选举正处。于是她赶忙反戈一击，凡是给她打来的电话，她都首先要求对方投她一票，然后她才投对方的票，没有资格竞争正处的几十位主任科员以下的干部，她又逐一打去电话，希望大家在关键时候帮助她，她甚至把家丑不可外扬的丈夫彭石头要求和她离婚的事也告诉了大家，敬请大家投她一票。因为彭石头嫌弃她还是个副处才要和她离婚的，所以请大家投票，以避免这个美好的家庭遭遇破裂。姚丽菊虽然风风火火快人快语，本来彭石头和她离婚不是这个原因，为了竞争正处她突发奇想，就把离婚的原因推到这上面来了。卫安竹还在电话里安慰她：“彭石头就是碰石头，他敢和你离婚就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你怕什么，大不了再找一个。”

“是啊，是啊，彭石头敢和我离婚，我不会叫他有好下场。安竹，看在老同学的面上你先投我一票，只要我当了处长石头就不和我闹离婚了，然后我再整他，看他彭石头还会有好日子过。”姚丽菊打完电话，看了看压稳了的电话筒，紧接着破口大骂一声：“卫安竹，你算什么东西，你也想当处长，你用镜子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姚丽菊吼出来的粗大嗓门，直在自家的客厅里回荡着，隐约还传出了回声。心情压抑的时间太长了。正在和丈夫彭石头闹离婚的关键时刻，又要竞争正处职务，千头万绪先办紧要的。竞争处长是大事中的最大事。姚丽菊憋不住心中的烦躁，又发泄般的吼了一句：“卫安竹是个慰安妇，钱芳兰是钱疯送。”

姚丽菊的吼声刚停，她的手机响了，打开一看，原来是孔然梅发来了短信息：记着，下午投我一票，我也会投你的。孔然梅和姚丽菊住的是对门，她也不来家里说一下，还要发手机短信息？姚丽菊又一想，孔然梅正忙着打电话发短信争取时间呢，所以没时间到她家里说这事。

“放屁，你和卫安竹、钱芳兰都不会投我。”姚丽菊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又想：投不投

也要争取一下，咱也给她发短信。于是，姚丽菊迅速打开手机发了短信：我非常相信你能投我一票。

说起卫安竹、钱芳兰、孔然梅的交往，姚丽菊就会气不打一处来。梅兰竹菊四位同学本来团结友爱、志同道合，谁让你钱芳兰捷足先登干了个副处长，接着没二年卫安竹也当了副处长，我姚丽菊不比你少鼻子少眼睛，你行我就不行。两年前，姚丽菊还真的进步到了副处长的岗位了。

说心里话，姚丽菊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卫安竹和钱芳兰，还有那个长的有些妖气的孔然梅。

那一年，钱芳兰当上副处长后，卫安竹坐不住了，三天两头往各处室跑动，说要和大家增加感情增强友谊，以便在下一轮的民意测验投票时有个过硬的票数。一天上午刚上班，她就走进了姚丽菊的办公室，低声对姚丽菊说：“丽菊，昨天下午我去了田夏沙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说，现在不光要走群众路线，更重要的是要走领导路线。要密切联系领导，尤其是管咱们厅长的领导。朱吾德厅长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在这个厅机关里他是一把手，一把手就是一条大锯，其他人是石头、木头、钢材，再粗再硬再顽固都会被这条大锯给锯断的。所以只要和一把手搞好关系，其他人有意见也扯淡。如果能联系到一个掌握这条大锯的上级领导就更好了。”

姚丽菊想起这些话也同样想起了一件她不得不佩服的事，想起了卫安竹联系杨副省长的事。

那一年厅里几位领导由杨副省长带队去驻军慰问。军区领导非常重视这次活动。朱吾德厅长和其他几个厅机关的领导一同陪杨副省长前去，卫安竹和姚丽菊也去了，她们俩人的任务无非就是倒倒茶水，陪同领导跳跳舞。这一下卫安竹的攻关本领充分显示出来了，她打扮的花枝招展，十分惹人注目。联欢会上，军区领导请杨副省长上台唱首歌，杨副省长事前没准备，加上嗓音一般，就希望有人能陪他合唱一首。话音刚落，卫安竹从人群中突然走出上了舞台，大大方方的一手拿起话筒一手拉起杨副省长的手，甜甜地给了杨副省长一个灿烂的微笑，又甜甜地说了一句：“杨省长，我是朱吾德厅长带来的，我叫卫安竹，保卫的卫，安全的安，竹子的竹，也就是那个节节往高长的竹子。”杨副省长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好、好。你是富贵竹”。

卫安竹笑得很甜很得意，不失时节地用商量的口气说：“杨省长，我想同你唱首‘夫妻双双把家还’你看怎么样？”

还没等杨副省长说话，台下已经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了。只见杨副省长微笑地点了点头。

音乐响起，整个演出大厅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过门还没完，杨副省长对着话筒说：大家跳起来吧。

于是，大家翩翩起舞，卫安竹和杨副省长的歌声在大厅里洋溢。特别是卫安竹的投入和表演才能加上特别动人的浪漫表情，激动着大厅里的每一个人。姚丽菊正陪着朱吾德跳舞，回头望了如痴如醉的卫安竹一眼，气得肺都要炸了，心里面直嘀咕：婊子、慰安妇。以至于

乱了方阵乱了舞步，踩了朱吾德一脚，疼得朱吾德差点叫起来。

歌声刚停，大厅里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喊声：“太酷了，太棒了，杨省长的歌声太美了。”

说实话，杨副省长的歌声并不美，卫安竹的歌声也不美。欢呼声和鼓掌声让卫安竹有些忘乎所以，她还是拉着杨副省长的手还是微笑着问道：“杨省长，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记得，记得。卫安竹。保卫的卫，安全的安，竹子的竹，节节高的竹子。”末了，处于兴奋中的杨副省长还特别加了一句：“祝你好运。以后有事直接找我。”

这一下，高兴得卫安竹满脸飞霞，红光灿烂，她恨不得能和杨副省长亲上一口，在大厅公众之下，她只好彬彬有礼，对着杨副省长说：“谢谢。”然后面对公众深深鞠躬，说声：谢谢大家。

掌声、欢呼声、口哨声又响起一片，就像大海掀起了巨浪，振奋人心。卫安竹真的陶醉了。

联欢会结束后，军区留下所有参会的人共进晚餐，朱吾德本来想和杨副省长以及军区首长同坐一桌，不料杨副省长却对他说：“你去那边坐吧，叫卫安竹过来。”

朱吾德极不情愿地过去喊卫安竹，并亲自把她安排到杨副省长身边，这才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和其他几位副厅长还有姚丽菊坐在了一起。

卫安竹坐在杨副省长身旁，顿时觉得身价百倍，眉飞色舞。酒和菜还没有上来前，有人提意讲个万荣笑话，军区一位首长就请身旁的参谋讲一个，参谋就讲了个县长的故事。说是新调来的县长在县大礼堂作报告，主席台上并排放着一个话筒和一个暖水瓶，通讯员粗心大意没把暖瓶塞子塞上。县长是近视眼，他走到桌前准备讲话，照例先敲话筒，试一试声音如何，不料手指头插到暖水瓶里了，烫得他急忙缩回手，对着话筒说：这话筒怎么跑电了，电得我的手还发麻呢。

大家听完哈哈大笑，卫安竹更是前仰后合笑个没完，眼泪也笑出来了。

杨副省长没有笑，因为他就是个近视眼，卫安竹一看杨副省长很严肃的样子，也不敢笑了。

杨副省长的秘书听了这个笑话后，也急着讲了一段：万荣的山区里有两个农民双方都生了儿子，想让城里的先生起个好名字。于是二人相跟来到县城，找到起名先生，说明来意，并一再强调两家人为人善良但常遭别人欺负，想起个厉害点的名字，以改变命运。起名先生想了想说：就取个单名叫霸吧，楚霸王，李元霸，厉害的很呢。其中一位摇了摇头说不行不行，起名先生问为什么，他说我姓王，儿子叫霸就成王八了，不行不行。起名先生就说那一位，他不姓王你总行吧，这名字可是千里挑一呀。那一位也直摆手说不行不行。起名先生问，难道你也姓王？他说不是，起名先生说不姓王你怕什么？那人不好意思地说我姓吉。

故事讲完，大家沉默后忽然放声大笑，卫安竹起头不知大家笑什么，忽然一想便明白了，笑得眼泪直淌。

军区的王首长和吉首长没有笑，只是很尴尬的搓着手。

姚丽菊听到卫安竹放声大笑，回头望了一眼她那得意忘形的样子，气得浑身不由人地抖起来，宴会还没有开始她就端起一杯白酒猛灌下去，满桌子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开席了。杨副省长和省军区的首长首先讲话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然后大家分别敬酒祝贺。卫安竹站起来对杨副省长说：“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给省长敬杯酒，祝福省长年年好，步步高升朝前走！”

杨副省长一饮而尽。然后对卫安竹说道：“安竹敬我，你也要喝几杯呀。”

卫安竹说：“省长在上我在下，你说几下就几下。”说完连喝三杯，脸不变色心不跳。接着她又同全桌的九位领导和首长各喝了一杯，高兴地杨副省长连声叫夸赞酒量。

这边的姚丽菊听到杨副省长的叫好声，便提起满满的一瓶青花瓷汾酒，咕噜咕噜倒了一大碗，又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直惊得朱吾德和满桌子的人不由自主地为她拍手喝彩。

一碗酒下肚，姚丽菊的手脚有些不听使唤了，她突然对着满桌子的人吼了一声：“卫安竹没有我的酒量大，她算什么东西。”

看着姚丽菊又要倒一大碗酒下肚，朱吾德感到问题严重了，他真怕姚丽菊当众出丑引起杨副省长的极大不满，赶忙让人将她搀着送出餐厅塞进小车送回家去。

第二天，姚丽菊又打听了她回家后的情况，得知晚餐期间杨副省长还送了卫安竹一张个人名片，一再吩咐多联系。卫安竹也把她家的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写给了杨副省长。

后来，杨副省长经常来厅机关视察工作。有一次全体人员在会议室等待杨副省长的谆谆教导，朱吾德带领副厅长们在门口迎候，杨副省长进门后根本没有正眼看他们一眼，而用眼光扫视着会议室里的其他人，当他看到远远站着的卫安竹后，大声打招呼：“安竹，最近还好吧？”

卫安竹高声回应：“托杨省长的福，一切都好。”卫安竹美美炫耀了一下自己，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就是这一年，卫安竹果然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厅机关党组都没有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就被提拔当了副处长，人们议论说这其中有许多奥妙大家并不知道。有人背后说她是电话处长。意思是说卫安竹的副处职务是杨副省长给朱吾德打电话打出来的。

卫安竹提拔以后，每天春风得意，还和姚丽菊在一个办公室呆了几天。每天有人来电话卫安竹就首先自报家门：“我是卫处长，有什么事。”就连卫安竹的丈夫王选金，那个时候还是另一个厅机关的勤杂工，经常来电话让人喊一下：“卫处长在不在？”姚丽菊接过多少次这种电话，多次在心里骂道：“慰安妇。恶心，恶心，还要叫人呕吐呢。自己的男人来电话还要问是卫处长吗？简直不成体统了。”

恶心归恶心，没有几年的功夫，卫安竹的丈夫王选金由勤杂工转为干部，还当了后勤处副处长，卫安竹经常给他打电话指派家务活，也是王处长长王处长短的。气得姚丽菊把办公桌上的玻璃也拍碎了。老婆来电话喊丈夫王处长，丈夫来电话喊老婆卫处长，姑娘上学如果